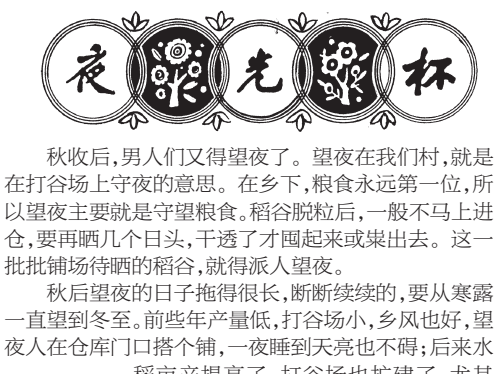


世界象杂谈

春假遇到几位文化界朋友，说起这次人代会热点很多，但文化的声音少了点。我开玩笑说文化界名人都去政协了，人大代表更关心老百姓“开门七件事”了吧。其实，人大代表们还是很关心文化的。小组讨论会上，许多代表谈到了对当下影视作品的不满，说这一年几乎没看到什么打动人的好片子。一位来自教育界的代表说：最近有两部韩剧在中学生中很风靡，他找来碟片看了下，觉得片子确实拍得好，许多青少年成长的问题，人家通过一个故事，让孩子们在感动中受到教育。不像我们有些片子，以为带着很强的教育目的，结果常常适得其反。一位长期做青年工作的代表说，有一次他孩子看了电视里的抗日连续剧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傻的日本人，我们还要八年抗战才胜利？

如果把文化问题先局限于文化作品的创作，那应该承认，当下的文化无论与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还是今天经济崛起的国际地位，都是不够匹配的。好作品少的原因或许可以说出好几条，但许多作品不太讲艺术规律至少是一条。剧本当然要靠编的，但你要研究故事结构，要重视人物塑造，要揣摩细节真实，要有引起共鸣的价值。不能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一个剧，逻辑不合情理，破绽处处可见，怎么吸引人，更不用说打动人了。

讲艺术规律的作品就不一样。这次《剧院魅影》阔别十年在文化广场重演，连演65场座无虚席，演出方、运营商、剧院，当然还有十万观众，皆大欢喜。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从音乐家韦伯先生到制作人卡麦隆，始终把寻找一个好故事，编一个好本子，放在第一位。他们费尽心机，确实找到了一本高度戏剧化的传奇小说，并塑造了魅影这个具有复杂人性的人物，从而奠定了全剧的艺术核心。让观众像克里斯蒂一样，被魅影吸引，鼓舞，撕裂，敬中有爱，爱又不能，转而为恨，亦恨亦怜，



望夜

彭瑞高

——乡野行迹

秋收后，男人们又得望夜了。望夜在我们村，就是在打谷场上守夜的意思。在乡下，粮食永远第一位，所以望夜主要就是守望粮食。稻谷脱粒后，一般不马上进仓，要再晒几个日头，干透了才囤起来或果出去。这一批批铺场待晒的稻谷，就得派人望夜。

秋后望夜的日子拖得很长，断断续续的，要从寒露一直望到冬至。前些年产量低，打谷场小，乡风也好，望夜人在仓库门口搭个铺，一夜睡到天亮也不碍；后来水稻亩产提高了，打谷场也扩建了，尤其搞上阶级斗争后，破坏分子反而多起来，睡在仓库门口望夜，就不保险了。

队长对望夜的方式早就不满意。他说，按道理，望夜是不能睡觉的，起码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场上巡一圈。他还说，你们睡在仓库里，外面落雨晓得吗？落雪晓得吗？睡得那么死，就是稻谷在大水里余光，你们也木知木觉的！

村里就定了硬规矩，规定望夜要露天睡。这也对，人一旦露天睡，就是落毛毛雨也会惊醒。于是不管天色多冷，望夜必须要在场上搭铺；具体而言，就是要睡在打谷场中心。

但年轻人不肯那么守规矩，他们说，已经露天睡了，还管得那么死干什么。他们不喜欢睡在打谷场中心，却喜欢把铺搭在打谷场西南角的灯下。那里装着一只“小太阳”，晚上有谷子铺场，“小太阳”就会亮个通宵。那场所，本来也是村里人开会乘凉的地方，晚八点半以前，人一直很多的；要到喇叭里响起《国际歌》，新闻联播结束，人们才一哄而散。望夜的人要是不甘寂寞，会在喇叭停播前呼朋唤友，叫上几个人，继续聚在“小太阳”下打牌闲聊；若是喜欢清静的，这时就可以搭铺睡觉了。

可轮到我们几个望夜，却从来不相搭铺。稻草就是我们的铺。晚稻草跟早稻草不一样，细长柔顺，草叶子还不易碎，在深秋初冬的晚上，猪一样蜷在稻草围成的草窝里，柔软暖和不算，还可以闻到一股股清香。那清香，不仅是稻草的味道，还有夜风的味道，露水的味道，还有秋收后的大地，以及不远处黄浦江水的味道。

望夜要是睡不着，可以团一捆稻草枕在头下，仰天躺着，望星空。那是真正的望星空，夜空如洗，星汉灿烂；无限的宇宙，浩瀚的银河，给人多少遐想与感慨。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北斗星、扁担星、织女星……是伙伴们望夜时指点最多的。

那一年，乡下盗贼特别多，盗贼的目标不再仅仅瞄准粮食。村里发生过一件奇特的偷盗案：一夜之间，“三亩地”上好好的白棉花全给偷摘了，第二天一早，只留下一片光秃秃的秸秆！队长报了公安，同时命令当夜起扩大望夜范围：除打谷场外，还要出村巡查；时间也定得很死：半夜十一点和清晨三点，一夜两巡。直到庄稼收完，队长才关照望夜不再出村。他这样关照有道理：庄稼都收净了，贼还能偷什么呢？

谁能想到，偷案还是来了。一天清晨，队长望田头发现，养鱼河边的蚕豆被踩得狼藉不堪，地里还躺着两条死鱼，他断定：小鼯贼半夜来偷过鱼，撒的还是大网。消息传出后，众人担心望夜又得出村，甚至农闲也得望夜了。亏得老胡子说了一句：世上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队长听了，才没有再修改望夜规定。

夜光杯

这种让你进入人物内心的体验，并伴随浪漫音乐的情感起伏，才是达到了艺术的效果。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许多作品所缺乏的。多少年来，概念化地塑造人，把价值观当标签往作品身上贴的积习并未改掉。倒是近年来拍的一些谍战片如《暗算》《风声》《借枪》等，人物的刻画比较下功夫，或许也因为一个人要演正反两个角色，人性的复杂性，心理活动就出来了。所以观众觉得好看，收视率上升。于是一段时期“荧屏枪声响起，天天抓特务”。好像不写间谍，我们就不知如何刻画人的复杂性，这是不是有点可悲。当然，凡事一拥而上，结果又会落套，出挑的谍战片也就那几部，不讲艺术规律，间谍也是写不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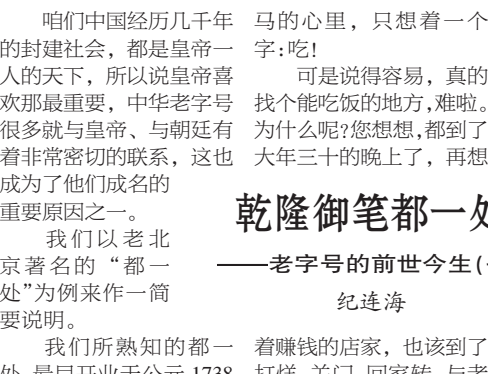
比起当下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各色人等的丰富多彩，我们的影视、舞台作品多少显得有点贫弱。不要说像《剧院魅影》那样连演30年不衰的作品，就是像春晚这样年年可一显身手的大众舞台，我们都难以做到让期待稍稍得到满足，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是一件小事吧？

咱们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所以说皇帝喜欢那最重要，中华老字号很多就与皇帝、与朝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也成为了他们成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以老北京著名的“都一处”为例来作一简要说明。

我们所熟知的都一处，最早开业于公元1738年（乾隆三年），第一任老板王瑞福是个山西人。一开始，王瑞福在前门外大街路东、鲜鱼口南的地方，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没有名字的席棚小酒铺。公元1742年（乾隆七年）开始，酒铺的范围逐渐扩大，经营范围有煮小花生、玫瑰枣、马连肉、晾肉等小菜。

到了公元1753年年初，就发生了下面的一件事：老百姓民间传说啊，乾隆十七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要是按照我们现行的公历计算呢，那就到了公元1753年的1月底2月初了），乾隆皇帝从外地微服私访回京。当他与几个手下人等来到前门大街的时候，那已经是经过了一天的人马劳顿，到了人困马乏、饥肠辘辘的地步了。也就是说，这一行人



马的心里，只想着一个字：吃！

可是说得容易，真的找个能吃饭的地方，难啦。为什么呢？您想想，都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了，再想无名号。”乾隆皇帝一想：这大除夕夜的，北京城里城外，尚能开张营业的店铺，可能也就只此一处而已。于是乎，乾隆皇帝马上对王瑞福说：依我看，你这店铺，就叫做“都一处”，如何？”王瑞福马上回答说：“好啊！就这么定了。”

其实，此时的王瑞福根本就没有把乾隆皇帝的话放在心上。他在想：你谁啊？给我这店铺起名字？到了明天，大家都就忘了。

没成想，乾隆皇帝回宫后，马上乘兴御笔亲书了“都一处”三个大字，并命人马上制成匾额，立即派太监送至王瑞福的酒铺。

此时的王瑞福心里那个美啊，我的一顿年夜饭，换来了乾隆皇帝的金字招牌：值啦！

您猜怎么着？这顿饭，乾隆皇帝吃的那叫一个舒服！其实我们都知道，不一定是这家的酒菜真的好吃，而是皇上太饿了！

话说酒足饭饱的乾隆皇帝此时忽然来了雅兴，随口问王瑞福道：“你这店铺叫什么名字？”王瑞福那什么人呢，马上毕恭毕敬地回答：“回大人，小店尚

要问上海资格最老的“本帮菜馆”是哪一家？那非“老人和”莫属。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往事》栏目，曾播出过由沪上资深上海历史学家薛理勇与著名滑稽明星王汝刚搭档的《食话食说上海菜》。节目饶有趣味地描述“上海菜来龙去脉”，引人入胜地趣话“本帮菜馆悠悠往事”时，薛理勇先生如数家珍地叙说了：“上海本帮菜馆……最早的菜馆是老人和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

“老”要“老”得有“特色”才显魅力。“老人和”妙用古法“糟烹”，开创出上海本帮菜具有“标志性特色”的“糟卤菜”；把古时民间“制香糟”技法升华为“吊糟卤”法，从“糟卤”中出“灵感”，为“本帮源头菜”，创出别具“经典

半年里竟然去了两个赤壁。一是文赤壁，一是武赤壁。

文赤壁在黄冈，又叫东坡赤壁，武赤壁在蒲圻，又叫周郎赤壁。

黄冈临江有机，因为石色赤赭也名赤壁。然而此赤壁却非彼赤壁，只是同名而已。不过，在东坡的眼中，所见之物并非就是所思之物，客观之境也并非就是主观之境，境之不足，诗人可以造境，可以移情。这位善于迁想妙得的绝代文豪，用“人道是”三个字，就轻轻地移花接木，把文赤壁替代了武赤壁，于是，普通一座矶就成了东坡公开发抒情的地方。明知不是真赤壁，还要将错就错、借题发挥。游了回来不仅填词，还要写赋，一篇还不够，还要写一前一后两篇，可谓情有独钟、游兴极高。

在苏子贬黄州933年之后，我来到这座已经漫

无名号。”乾隆皇帝一想：这大除夕夜的，北京城里城外，尚能开张营业的店铺，可能也就只此一处而已。于是乎，乾隆皇帝马上对王瑞福说：依我看，你这店铺，就叫做“都一处”，如何？”王瑞福马上回答说：“好啊！就这么定了。”

其实，此时的王瑞福根本就没有把乾隆皇帝的话放在心上。他在想：你谁啊？给我这店铺起名字？到了明天，大家都就忘了。

没成想，乾隆皇帝回宫后，马上乘兴御笔亲书了“都一处”三个大字，并命人马上制成匾额，立即派太监送至王瑞福的酒铺。

此时的王瑞福心里那个美啊，我的一顿年夜饭，换来了乾隆皇帝的金字招牌：值啦！



云峰望舟（国画） 钱亚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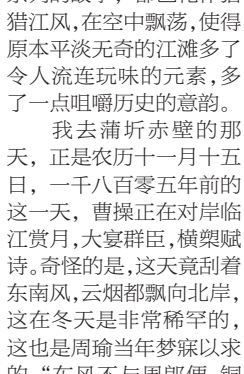
另一类“热糟菜”，是在“菜肴”烹饪中，“巧用糟腌”并“恰到好处”地加入“糟卤”，成为糟香扑鼻、糟鲜诱人的“热糟菜”。如“青鱼糟菜”就有糟香浓郁、肉白肥嫩、鲜美舒口的“煎糟青鱼”、“余糟青鱼”、“煮糟青鱼”等名菜。

“老人和糟卤菜”曾迷住以主演《新白娘子传奇》而红极沪上的“靓丽港星”赵雅芝，那年拍摄《百年沉浮》电视剧，有“裴家宴请”这场戏，剧中就采用“老人和糟卤菜”和“老人和本帮菜”宴请众宾客，赵雅芝品后激起了极大雅兴，摄后不但高兴地与老人和经理合影，还为“老人和本帮菜”留下

以九十度的直角垂向江面，山体的形势远比文赤壁要险峻。山冈上还有诸葛祠、凤雏庵等建筑，赤壁的对江，有当年曹操大军扎寨的乌林，向西还有他逃跑的华容道，一切都和《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记载大致相吻合。

参观黄州赤壁主要是欣赏诗词墨迹，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来加深对自然的审美。但在蒲圻赤壁，更多的是怀古凭吊，一千八百年的那场战争业已灰飞烟灭，大浪淘沙，不仅消去了历史的遗迹，还束窄了长江的江面。眼前的景色非殊，一样的江流有声、惊涛裂岸、眼空无物、斜阳烟树，然而已失去了风樯战舰，失去了刀光剑影，失去了烈焰张天，失去了周瑜黄盖。草船借箭，庞统献计、黄盖诈降、借东风、蒋干盗书、群英会这一系列的故事，都已化作猎猎江风，在空中飘荡，使得原本平淡无奇的江滩多了令人流连玩味的元素，多了一点咀嚼历史的意韵。

我去蒲圻赤壁的那一天，正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一千八百零五年前的这一天，曹操正在对岸临江赏月，大宴群臣，横槊赋诗。奇怪的是，这天竟刮着东南风，云烟都飘向北岸，这在冬天是非常稀罕的，这也是周瑜当年梦寐以求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才子杜牧非常清楚地点出了气象与一场战争之间的关系。历史、战争、英雄、文学，加上美人，这一切都使得赤壁这座看似平常的石矶充满了雄奇的色彩。一千八百年的那场战争，使得黄州赤壁带上了一股英雄气，蒲圻赤壁沾染了一股文艺味，两个赤壁，文武双全，文中带武，武中有文，堪称双璧。



本帮菜“元老”复出

胡克廷

“祝生意兴隆”字迹的良好祝愿。

可惜的是这样珍稀的“本帮元老”，一度在上海消失！薛理勇曾在他《闲话上海》大作的“老人和”的来历》一文中，遗憾地载曰：“作者在此代表数万喜爱‘老人和’糟醉食品者呼吁：救救本帮菜！”

欣慰的是近日“老人和”复出，笔者品尝后感到：“糟卤菜”的风味不减当年，意犹未尽，借“光盘”之名，将名品“糟鸡”打包给邻席红房子西菜馆前老总徐勤德；我将“糟门腔”带回家再细细品尝。

在老南京路上，有名的中餐馆基本都是粤菜馆。明请看本栏。